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貞素齋集卷一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　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　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沈　芬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貞素齋集　　別集類四　元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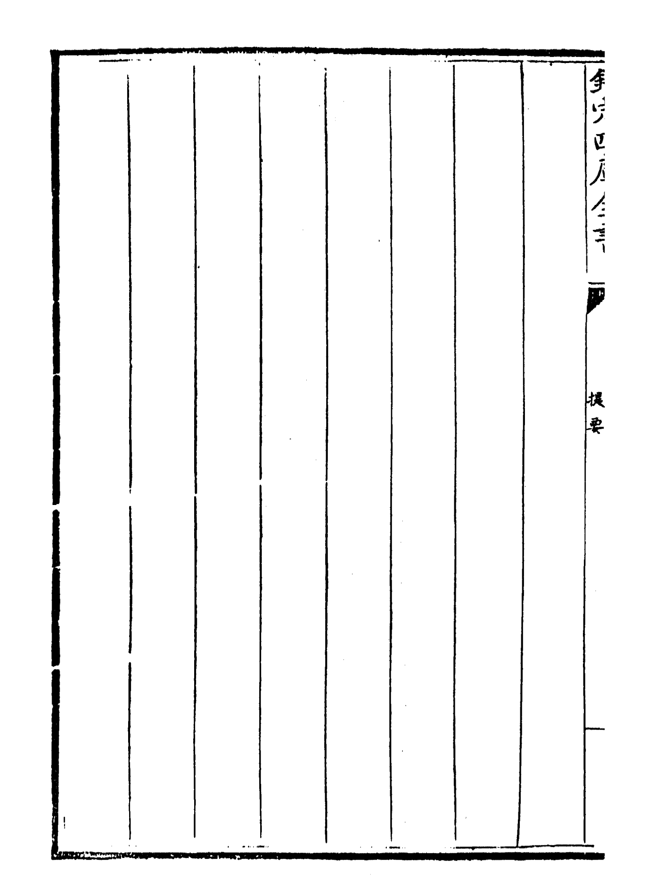
臣等謹按貞素齋集八卷又北莊遺稿一卷元舒頔撰頔字道原績溪人至元丁丑江東憲使辟為貴池教諭秩滿調丹徒至正庚寅轉台州路儒學正以道梗不赴歸隱山中明興屢台不出名所居曰貞素齋著

自守之志也所著有古淡稿華陽集今皆不傳此本乃嘉靖中其曾孫旭元孫孔昭等所輯績溪知縣遂寧趙春所刊其文章頗有法律詩則縱橫排宕不尚纖巧織組之習七言古體尤為擅場卷首有頥自序及自作小傳均以陶潛自比而其文乃多頌明功德蓋元綱失馭海水羣飛有德者興人歸天與原無所容其怨尤特遺老孤臣義存故主自抱其

區區之志耳頤不忘舊國之恩為出處之正
不掩新朝之美亦是非之公固未可與劇秦
美新一例而論矣附錄一卷載俞希魯唐仲
實等所作銘記數篇北莊遺稿一卷則頤弟
遠遜遺詩亦孔昭等所採入今併仍其舊錄
之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貞素齋集序

予早歲浪遊湖海間所作益多求其合於體者蓋寡因其寡而嘗致極思焉自壬辰冦變家藏譜畫書籍與所作舊槀蕩然無遺雖居離亂中艱難險阻千情萬狀獨於詩未嘗忘情復盈數帙自題曰古澹華陽槀貞素齋文集不過紀其所歷所見爲異時話柄四五年間妖孽未除兵革未息出處未寧東奔西竄又復零落當饑寒鬱悒不堪於懷發而哀怨憤切之語關於民風系於世

事槩見於辭雖無匡救之直而忠愛之意惓惓然一飯不忘然則三百篇不作則治亂風刺之義不幾於息乎予之所作雖未合於體契於道或者有關於時設未盡善尚俟夫後之知音者訂正云洪武辛亥冬十月六日

華陽逸者舒頔道原甫序

貞素齋集自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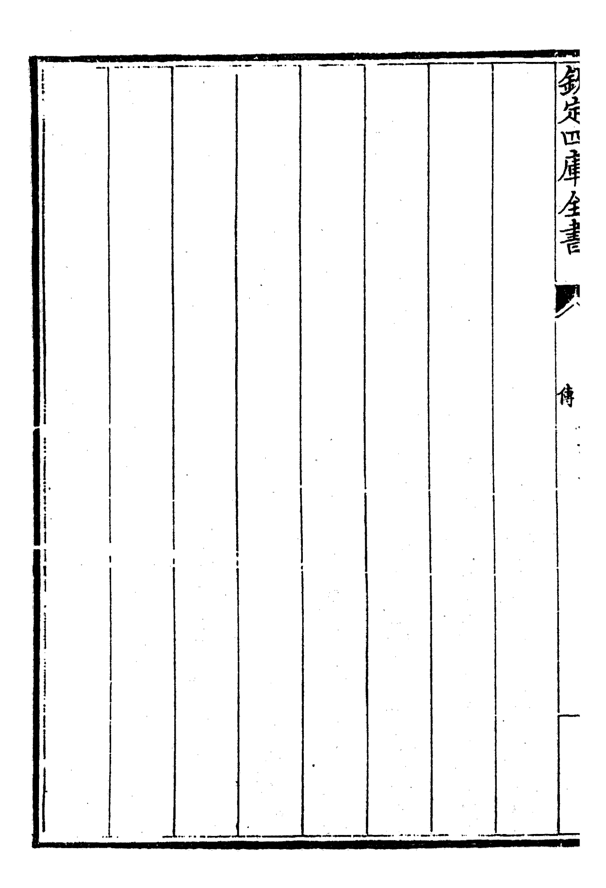
華陽山中有一老翁年踰七十浩鬚炯瞳自號貞素先生性直率守信不阿亦無驕矜之色王公大人見之坦如也喜為文章人求記述則欣然援筆未嘗以事辭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師友又喜咏歌或古風長律取意而足不蹈襲不求奇務在理勝三為教官遭時搶攘遂退處教授私塾所居曰貞素齋齋之前植花木數本四時紅白相繼環以湘竹良辰美景邀親朋叙談話有酒

酌數行不強人不過飲蔬㪚隨所有陶陶然油油然不計家之有無素性如此風清晝閑或篆隸數章意與筆悟則快然自得雖不逮斯繇然時人亦莫之解步星者云當及渭叟自謂死生有命豈敢必其說富貴非吾愿

靖節翁與予異世而同志者贊曰

無拔俗才無軼世志為鄉里所恥守貧樂道靡驕靡傲惟古則是蹈田不及頃荒頓大半欲與富室等何不量之甚耶嗟呼詩書之澤至於五傳子孫賢愚一付於天

儒衣儒冠將不繼乎先予於是有憾焉



貞素齋集卷一

元　舒頔　撰

記

大鄣山記

浙水出大鄣山見諸郡志其山高數百丈石如壁立横截溪洞閒深邃不可測去邑五十里東接唐昌出天目山南逾歙度陸衍遠陂陀會於錢唐其源益出於玆子

生五十有二年因避地歷覽茲山之勝西南由大塘上甘桃嶺行數里崎嶇确硌迴百丈岩前曰屏風巖兩巖對峙如相爾汝然傍曰雲洞岩之下曰葫蘆潭其狀惟肖上曰龍潭皆深不可測中有魚龍居焉復去數里皆蒼巖翠壁雲林霧嶠大石如削鑿窮度足架獨木為橋名曰險橋側匐而往臨深跨絕過者股慄莫敢下視稍弗謹致殞厥命度四十二灣攀藤蘿跨石磴曲折紆迴若斷若續若見若隱高若升雲下若入阱其寬可以容

車其窄可以立足前曰陪坑林木蓊鬱石若屋覆行休息其下雖盛暑可以衣重褐又度一嶺曰瓦窑上胡子坑觀龍門泉噴噀不絕雨暘致洪纖焉山之南曰湖田相去五七里廣數百畝皆平衍無石一菴居有髮僧仰四方佈施有田出蘆可以為薫田之陰產菅草可以為席人皆賴以資生曰白鶴池清泚可愛由胡子坑尋源而上又三四里巨石横澗嵌立茶爐藥研丹井其上皆天成自然非人力所致旁有弈棋石方平卓立未知劉

商輩曾著手否又去數里曰平墓四山開闊一望豁然豈料窮谷中坦夷如許墓曰天子世俗相傳貌不可考岩曰通判亦不知何代人曰雙峯諸山之最高者地理家謂之山祖猶言發骨處曰上邨地稍亢曠居者斷竹引泉弗勞汲綆上郭之外曰爆竹坑松篁間植茅舍棊布迤邐五七里自西山出大嶺北通石痕村嶺之長里之計十五其地多寒雖盛夏無蚊蠅陰雲則雨民居其間無良田美池種茶藝粟採藥椎蕨以遂其生無五味

以戕其壽無聲色以賊其性風俗淳樸率皆八九十歲人嗟乎昔聞鄣山之勝擬欲一往而不可得茲因避地獲遂所懷惜不得暢情縱覽其間搜羅遠代名人仙子勝迹以紀其實又不得從容與其父老訴我罹亂之苦雖或覩其大概終莫能暢然於懷民之生也天下治無獄訟之憂天下亂無干戈之擾樵山引泉煮山中所有以全其天以終其年如斯而已迨乎時平兵息尚可攜友讀書其間以娱老境山中猿鶴毋曰生客

遊石照記

績溪之東涉湍瀨踰陂陀山行五六里巨石嵌立崖谷間嶢然而高瑩然而明光洞然鑒人毛髮為一邑勝槩騷客逸士慕奇尚寂不憚跋涉資以遊覩者必於是即焉山迴路轉荆榛翳如崎嶇硌确皆蘚積如藤蘿交絡澗泉涓如真下一亭少憩行客抵北行數十步老屋數椽峰巒夾聳午不見日蘭若以石照院得名良有以也世傳自李唐來已有之二三衲子居其中遠塵俗處

荒僻林木翁蔚禽語相答如聞鈞天之音非性空悟寂超然物外不能一朝居也住持曰悟心原頗聰明事修飭不茹葷酒稍稍異衆類恒産雖不多困於征徭時春雨稍霽予與客徘徊其上因顧而嘅曰自有天地即有此石光明瑩潔妍媸必鑑類性空歟幽深閬絶塵俗不染類悟寂歟俾飡粥趺坐存想其所以為石所以光明者何一旦豁然了悟澂澈本源向之積翳亦稍辟矣原夫至頑者石猶明明燭物吾心匪石本來之光明未昧

奚爲而弗若慎思篤行則三乘地位一指點可到斯理具在豈石能照我吾心亦能照石悟乃弗答俄而天風泠然聲振萬壑岦芴若幻化而升寥廓也

綠照亭記

忠烈廟既成乃具牲享神人協和以燕以樂酒半唐侯彦昭欣然謂衆曰聞昔有亭曰綠照俯臨大溪凡遊觀者咸於是憩士大夫之來或燕飲咏歌其上觀山川之雄景物之勝亦興起而樂焉玆妙庭適成斯亭不可不

構功虧一簣奚以美稱衆曰諾不日而亭告成梁棟榱桷樸堅是尚弗侈弗隘於觀遊也始稱於是復置酒其上以酬其工惟時東皇謝事節届麥秋時雨乍霽旭日曈曈嘉木菀茂翠陰拂簷環流湛深虛潭碧澄羣山隱約於几席之外萬綠移照於尊罍之間黄鳥交交遊魚隊隊令人意緒翛然心與景會物我兩忘若飛仙之遊浮丘也迨其夕陽墜晩烟起漁歌樵唱互答失響丹青滿目煥然天成彷彿王維之寓輞川也於是衆復執爵

謝曰廟與亭苟完矣非侯之力不如是之壯觀也神其
䏺之侯曰不然非予之助諸公相與扶持之力神明黙
相惟多今四方息兵革之聲朝廷無事幸得與諸公優
游而樂於此亭者聖天子之賜也或曰水可以鑒形不
能鑒人之心侯心如水清澈不撓物至無遁妍媸畢照
然則治民之暇又能事神以成厥功亦政之善也夫他
日立大功為國家梁棟以福天下民思慕不忘亦將如
神之百千世而悠久也侯掀髯一笑曰毋予期予姑去

迂老舒頤獲陪斯讌慶其事功之成乃為之歌曰
登源之東神明之宮溪環清流不激不衝新亭翼翼庇
於椅桐參天蔽日蒼翠重重昔扁緣照今成厥功我侯
所創兮靡有他址不可廢兮飛甍峩峩騷人墨客兮來
遊來歌長篇短調兮若奏雲和魚川泳而鳥雲飛兮清
陰婆娑前村烟雨兮樵笠漁蓑青黄接畝兮高下麥禾
政化所及兮於理則那聲諸詩兮紀侯來過勒豐碑兮
永矢弗磨

五松亭記

雲臺觀舊在邑西地陋屋老羽流僅二三人道士王虛中憂其居陋其徒與教寖微施吾家秀野之隙地而栖焉先山門城門之西創亭一間去華就易以除風雨以憩遊觀亭之前有松五本亭亭若葢列坐十餘人因以五松扁納峙嶁於几席俯闤闠於目睫凡朔望邑僚吏祝聖人壽必於是焉至坐五松之下綠陰滿牀涼颸洒面心怡神曠若登瀛洲而跨玄圃及其清聲灘颯毛髮

竦立若風雨乍至而起乎無涯俄焉疊韻接響馮凌太
虛又若遊雲霄而聽鈞天之樂迨夫雨晴雲斂蛟龍蟠
而鱗甲近鬱鬱蒼蒼可觀可愛或圍碁或煮茗遊乎方
外而澹乎世味此樂未易與俗人道也夫松非異木也
林麓山谷巖壑之間樵牧以傷其生牛羊以殘其蘖未
若茲植日接乎清虛之士時聽乎鐘磬之音豈非松之
遭與嗟乎向之所謂微今則衆且聞矣向之陋與老今
則勝而奂然矣余嘗慕老氏教而未探其竅以觀其妙

孰能服松華咀松苓乘元氣而上升保精氣以延脩齡吾將與為徒虛中曰然遂書之

一清堂記

太清天地之元氣絪絪緼緼渾渾綸綸周流穹壤間無一息停者其惟元氣乎其扶輿絢麗湛然者未始不清及其晦冥變化則有時而濁矣績歙唐之華陽鎮鄣水出其東入淛江瀦於海其清之元乎前江淮知府理侯當艱危之際出處未嘗闕於心來宰吾邑民樸而事不

繁官安而吏多暇下車初辟草莽去瓦礫卹孤閔幼政明弊革不數月間百廢具舉明年築堂於寓舍之隙為燕息之所扁曰一清將如水之源乎將體天地之自然者乎侯高昌人也聰明剛果識見超卓奇勳懋德不可指計仕於南國歷年多於世事靡不通曉見世人之汨泥揚波者衆懼辱於己乃棄大府而僻壤是依潔身治事若甚宜之時方勞鞍馬於矢石疲甲兵於戰爭而侯扁堂曰清節而侯之心可見矣居官而守此則身可保

矣以之治國則天下可保矣或曰黄河清天下太平子耄恐弗及也昔者伯夷耻食周粟死於首陽孔子稱之而孟氏僅許以清陳文子潔身去亂然未見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無所累夫子亦以清許之然則君子言行之際不可不慎及其風晨月夕洞開八牕則乾坤之氣清與我為一體青青蒲畦間植花木則眼底之清意具物之中又與自家意思何異若夫投壺咏歌賦詩飲酒則有賔客之清語存焉侯愕然曰予之所扁意有所

在子之所論包天地萬物善則善矣而猶未也復有所思乎予矍然曰源清則流清令侯之心清政清惟巽元氣之清耳源茍渾渾流將焉救侯笑而不答是為記

無名齋記

葢聞老氏之道有物有名有名後天而立無名先天而生予生有名之後泝探無名之先不亦難乎然嘿而思之竟不知無名何物也若以物論之則物於物非無名也近於不生不化之說矣若以無物論之則曰虛曰無

亦非也近於荒唐不根之論矣葢無名者不可以淺近而窺不可以粗俗而度是葢無聲無臭類乎有聲有臭矣無象無形超於有象有形矣先於天地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老氏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佛氏因之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二氏又將無名以物言之可乎吁無名之義大矣哉一字以蔽之曰道而已矣今吾友戴公仲德以無名齋扁之葢有得於是歟公之生禀山川之秀而鍾一氣之

妙能存心養性不爲物欲所誘不以利祿動心其有得於自然之妙與故曰無名者道也予將因是以記之

謙齋記

晩進之士知學之可以立身識時務不苟進甘澹泊不爲私欲動非有卓然之見其孰能如是乎市東黄克敬氏年富才瞻與其兄克明弟克文孜孜矻矻日與講肄窺其涯涘將升堂而入室講肄之所以謙齋揭扁以自牧之意藹然可見易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

夫易四聖人之全書六十四卦謙六爻俱吉以一陽處五陰之中陽微陰盛一剛不能制羣柔非謙其何以處之雖然君子有是德始雖畀而終益尊始雖晦而終益明故曰有終此謙之象也然則謙乃君子之盛德與顔閔之侃侃誾誾夫子之申申夭夭其亦謙之意歟漢張良遇老人於道履墜圯命進履良進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凡三遇出書一編曰後十三年見我濟北榖城下黄石即我也良之謙乃爾所以成漢之大功周

之時魏子擊遇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不爲禮子擊曰富貴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爾富貴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夫士貧賤言不用則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遇貧賤哉斯言也紿子擊而深讓之惜猶未悟噫寧不知子方父執歟師歟倨不爲禮理之當歟以師弟子言之亦不爲過由是論之子擊之問非禮也然則二子之過不過在謙不謙之間耳克敬宜審之矧於四聖人

之書加之以涵泳進之以德業融會貫通於進復動静悔吝吉凶機微易簡莫不洞然於心胸矣余嘉其識時務知進學而不淆於俗故遂記之

蔓青樓記

昔任昉稱新安大好山水然山水莫勝於婺源予聞鳳遊山去婺源八九十里山水為尤勝夙嘗慕焉惜無事不得一造其間以償所願邑校方君彦默謂予曰子知夫鳳遊山之勝詎知夫世家因勝而居者曰汪氏端慤

達於變好文而守禮人品不凡賓朋過從饋餉餞贐之
禮日不絶子弟耕讀彬彬然守家法不為綺靡所絘當
兵戈擾攘之際里中獷狠糾戈叛者蠭起蒼頭殺主惡
少殺人掠財蓄燬室廬數網紀恬不為怪惟汪氏素以
仁義服人而人亦莫敢以凶暴犯盎平昔以善及人小
大賴以安卒保守以免禍者汪之力也大軍至主將命
部領鄉義一時號曰總管附馬子敬王公時領兵鎮婺
源甚寵愛之兵日以消時日以寧汪退乃處於山之陽

擇勝築樓軒牕豁如焚香讀書蔥菁譪如平挹朝紫遠分夕翠蔚蔚巘岫浮浮爽氣若造化者攝奇偉排怪特獻於茲樓也因題曰蔓菁夫蔓訓滋也延也言山色若黛綠然滋蔓延繞綿亘不絕以助茲樓之勝也汪氏世居其中子孫歷千百世亦猶此山云耳夫然後仁以居之義以行之禮以成之信以守之庶斯樓之勝與山俱也任公之稱豈欺我哉彥默曰然遂書以遺之俾歸而鑱諸石汪氏名綗字彥溫叔伯父恭前朝嘗為甘肅叅

遠州巡檢云

秀巖雲逸記

暈山之北有隱君子曰秀巖長身瘦竦雅操厲行昂昂若野鶴然年逾七袠如五六十人業神農術藥病疾濟夭死貧富不以利賄較抱疾者日踵門相接辨色察脉曰其病可治其病不可治越日數一一如其言信乎醫之良者與家雖貧汛掃一室異夫厚積者之為至於適夫趣者細蒱香草佳菊矮桃犐夫生者黄精白术椒實

芎藭葳蕤交加婀娜庭檻以造物者為引年之資翛然物外不以得喪累其心見者咸以為神仙之居自號曰秀巖雲逸寓物適情表夫隱居之意以自樂耳夫雲動也巖靜也合動靜之機以處肥遯何適不可況乃暈山峙其陽吳山背其陰峯巒攢列蒼翠萬狀門枕清流雲疊遠岫接於耳者潺潺然浮於目者靄靄然林影絢綠天光湛碧獻奇納秀飛動几席不可悉名於斯時也爐篆騰茶烟息怡神養性默坐忘慮不知天地之寓我我

之寓天地也嗟夫閒居自適者樂天知命者也守志厲行者仁人君子之盛德也知疾病死生者醫師之良也不為濁世所汩者超世拔俗之士也予嘗欲慕焉後漢韓伯休樂不二價恒懼人知忽一女子呼姓名輒遯去秀巖翁居暈山之陰不入城市以逸自處遯世以終其身抑亦伯休之徒與予故樂道而記之翁姓汪名詢字子文先世為儒家

交山記

壬子秋七月余偕弟士謙過㫌川拜掃祖隴畢訪吕君養中於邑庠假榻西齋挑燈夜話議論古今人物得失若燭照數計然情甚歡洽出示交山詩卷甚富一時名公卿題詠甚壯麗且曰予世居上涇交山金鰲峙其北黄山拱其左巖巒拱揖烟霏吐吞態度萬千若交揖有情者因揭以自號况某託交於先生且久願丐一語幸毋吝予聞上涇吕氏自昔故家族大而支蕃於茲有年矣子以交山號寧無意乎將薄世俗之交漓而與山交

乎將山交頸接吻而有情愛乎抑謂世居茲山思祖宗之德澤而不忘乎將慕雨山若爾汝而嫵媚乎將棄置遺俗不與汚濁溷乎意子心有所悟趣有所得而然乎苟非契合則山自山子自子矣奚斯焉取今曰子非茲山不交山非吾子不友然則交山之勝子殆獨擅歟抗塵走俗者將不獲容迹於其間矣言未既有客闖門難予曰交山隱者之號將非與山為徒殆唾利祿絶事功與鹿豕遊與木石為偶者乎予曰不然養中既達主邑

頖秀育英才歷有成效亦期大用於世豈膠於交山者哉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養中為近之子之言何其固耶客不答一笑而去遂書以為交山記

聚賢亭記

陳氏之居獨馬村不知其幾世矣村之東西兩水合流下注于溪環居左右皆陳姓貧富雖不侔無異姓居焉好事者跨合流構亭一楹渾堅樸素廣丈餘袤如之揭以

聚賢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意長至後三日適余過子周隱居家羣俊秀或集於亭子周屬予文或者曰以太丘擬之余曰未也夫賢者有才德之稱出類拔萃之謂顔子孟子大賢也漢之司馬遷相如揚雄班固劉向劉歆之屬唐之韓昌黎柳儀曹李觀元結皮日休舒元輿之徒宋之盛有周濂溪邵康節張南軒横渠河南二程及我鄉文公先生皆以賢稱古之人無大過人者仁義存於心道德藴諸身動静出處有儀有則此所以為賢

令人所不及也若夫遊焉談詩書禮樂孝悌忠信化淪為淳斯善矣息焉詠歌情性講明修身齊家以至愛親敬長及乎治平之道尤善矣其或雜坐餔餟燕酣是圖無稽之談不急之察里巷鄭衛之音縱心悅耳自謂快意君子無取焉司馬公云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厥後名譽益著果如其言賢乎哉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見賢思齊焉登斯亭者其亦不思乎子周與予忝姻好敬以是復羣俊秀苟不忘其先志司馬之志

心先哲之心黽勉自進超超乎出類拔萃人皆曰獨陳多賢乎其庶幾乎迓老目擊葳族五世故不以頌而以規

適安堂記

昔任昉稱新安大好山水其巖岫之特異泉石之幽奇而吾績為尤最邑之北重岡疊阜逶迤蜿蜒窈窕深邃恍若盤谷支分蜡螻曰五更嶺依山負郭林木蔚秀絕喧囂遠塵俗吾家世有其居壬寅兵戈蠭起室廬刼盡

遂寓山北別墅越一十有五年丙辰歲季弟遜構數椽於故址以蔽風雨不華不飾名其堂曰適安余未知其所以安也將建立事功措諸社稷如磐石乎將同流摸棱與幸免於世位之危乎將棲遲偃仰樂其四體而已乎然則堂之名取諸韓贈李愿文則其安可知矣若夫拄笏看山開窻邀月足以娛其朝夕耕而獲樵而且收圖史琴磬森羅左右客至觴詠談論今古言不及功利其餘勉耕讀之功明静定之義得之於心則其安又可

知矣嗟乎愿之言不遇時者之事也起居無時身則安矣茍不遇之則悶鬱抑熱其中心顛危展轉於寤寐雖山林遠遁亦惡能目為安是安其身不若安其心也昔禹之治水履檋於山乘橇於泥手足胼胝過其門不暇以入若心法之傳則察之守之復危於安其不安其身而有以安其心也較然矣韓子之告愿不及乎此余與遜言重天倫也豈敢槩以事功望人哉遇焉不遇焉無適而不自安余將以之相期於吾弟也於是乎書

野航記

航之與舟大小殊製其所以濟川致遠則一帆以麗乎檣横其御風也柁以轄乎軸制其旋波也釘以附掣所以鎮浮也樓以望遠所以防奸也艄以捍濤蓬以覆雨欲其堅固而縝密也艣以蕩之纜以維之進止在我也若篙槳師慎擇乃任則在乎子矣於以實萬斛於以浮大江風濤洶湧此身安然若坐密室曹從善氏以野航號將蓄其具而置諸寬閒之野寂寞之濱乎將儵然遺

世獨立將飄然湖海如鴟夷子乎將鄙薄斯世避塵氛汚濁乎不然奚負絶若是亦將友烟波釣徒乎唐杜陵客成都依嚴武築草堂浣花潭上題南隣詩云春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過物適情陶寫一時所見爾年華益茂詞辨博洽遊歷南北第恐斯航將久靡於山中矣嗟乎君子者濟世之航盍思而勉之

仁知堂記

仁知堂者錫馮樞居之堂也祖居馮村臨孔道而脩竹

華棟殘於寇兵垂二十年遷於楊村去祖居十餘里新構數椽方池嵌前活水滮滮流不絶四山環繞林木欝茂居者三二家有似盤谷或曰似王官谷類隱者之所居予嘗造其所愛其山水幽僻題曰仁知樞乃請文於予若夫麗日遲遲微風扇和嫩緑嬌紅眩耀巖谷雖王維韋偃復生不易著筆及其凉炎凄凄天高氣肅萬物斂華俗子遠迹黄冠野衲絶交於斯時也臨清池可以觀遊魚坐奇石可以對棊奕況膏腴鱗次近接目睫名

花佳果第列左右逍遥徜徉足以自樂樞之曾大父曰
貞卿以醫鳴於時其父仁伯壻予女弟尤精於傷寒前
朝嘗爲郡醫學正今三世矣樞嘗云人生世間若輕塵
朝露居諸易邁苟不以清致自適將與草木同腐於是
擇曠處幽臨清卜築將如李愿司空圖輩栖身其間以
終餘生予聞而喜之然而盤谷託文於昌黎公以傳王
官構三休而名益著惜余非韓擬而生之堂將如司空
乎夫志林泉則唾利祿重道義則輕王公難與鄙夫同

日而語噫生乎亂世遭乎不祥東征西伐徵歛靡有虛日膠膠擾擾弗獲時刻寧厥功乃得竊暇寸陰以樂山水以償所愿非幸與易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善固善矣第恐時有弗容昔人有善為不龜手者後封以土雖然醫之為業療疲癃濟夭死種陰功用之甚溥非仁與醫者意也鑒形辨色察夫脉之虛實視其疾之可否而樂之非知與夫仁知聖人之事也傳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甥歸學聖人之學心岐黄之心日究竟於

是躬行實踐非虛斯堂則予名堂之意亦不虛矣勗勉乎哉

乳溪道院記

洪富山高數百丈峙立於北原委於東南是為乳溪紆迴曲折又二三里曰浣沙溪世傳仙女織其上邑因以名乳溪之原實自洪富山郊曰乳村地稍稍平衍羣山環拱林木秀鬱龍虎森衛融結之氣鍾焉邑人胡慶雲佳城宅其中家業日肥因構屋十餘楹榜曰乳溪道院

祀其先世示不忘也刳竹引泉為池為亭清流潨潨以厨以溉植以佳木名花春和景明邑之人咸於是遊玩殆山水之勝者慶雲之傳逮至四世而孫始繁曰彭曰有曰禺曰慶咸克厥家慶生二子長應淳次應祖而彭之嗣復以應祖繼比儉而理富而潤居充廣其膏腴生意津津焉應淳生仲丈次宗文應祖生關弟次闔壽家庭之間怡怡愉愉聯芳並秀若芝蘭然為時所稱道亦云盛矣壬辰兵戈道院就燬應祖父子謝世仲文亦長往

矣惟宗文慨然念先世創業艱難一旦丘墟弗忍坐視乃與諸姪僉謀薙榛荊畚瓦礫即其故丘募工伐木始於十月冬明年七月落成為屋凡若干楹敞而不隘樸而不華復其舊而新是圖牕開南山爽氣勃勃襲人杖策東林鳥聲嚶嚶悅耳榮辱不知黜陟不聞誠隱者之居奉先之室也予因歎曰離亂後富貴家子孫衣冠陵替丘隴不守甚至易主者有之發其所藏者有之斬斲者有之悲夫今胡氏子弟昌而榮睦而義僉謀以克成

先志亦可謂善繼者乎夫仁人之心根於天性之固有及為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茍充足而罔思先世令之罪人也工師給功不有譔述何以勸於將來余同里也知其先世也稔故歷叙而書之並以告夫世之唊唊者俾自厲宗文將復請於當道大手筆以耀其家以永其傳云

堃耕堂記

大江之濵長淮之濆有名郡曰陽和山陂陁而地平衍

蜿蜒磅礴鬱葱之氣融而為雲霞舒而為五采意其間必有英勇慷慨文武之士生焉惜未遑一造以償見聞鎮撫謝公伯英實生其間秋七月以公事至邑訪予衡門衣冠楚楚威儀棣棣謙恭而和緩雍容而禮文不自知其為將官也以埜耕號抑功成名遂身退之意與春雨一犁玩以自適與將假農桑以謝軍政與非知幾其孰能如是耶舜之歷山伊尹有莘之野皆起於耕垂名傳記至於今稱道之至正壬辰兵戈蜂起世運徂華今

聖天子聰明睿知提孤兵渡長江網羅俊傑十餘年間奄有海宇伯英出自將家負文武長才冒弓矢攻城池風餐露宿與士卒同衣食分勞苦丁酉戡定禍亂衛國公鄧大夫崇委以鎮撫新安爵忠顯校尉今二十年餘軍畏其威民懷其惠上下穆然可謂得其心得其衆有道矣較武之暇淨掃一室為休息之所揭楚耕二字於其楣嘉賓萃止或焚香觀畫雅歌投壺弈棊打馬飲酒論詩一日之閒盡一日之樂視彼區區於利祿而罔知進退

者大不伴矣今天下無事息兵甲以事畎畝善固善矣第恐扶搖九萬不容山麓久息也伯英曰不然吾不效堅白鳴久矣英之高祖武功大夫趙宋知濠州以才能著年遠罔記諱守曾大父天祐巴延丞相下江南以功授大中大夫辰州路總管祖文彪善騎射驍勇有才識隨侍芒古歹丞相除武德將軍鎮守信揚管軍千戶父致遠襲祖爵承仕郎永新州判官兄珵襲武德職事金華弃指揮嗟乎一家之内繼繼承承簪笏蟬聯可嘉也

夫伯英秉磅礴之氣負英勇之才以矢石汗馬之勞一戎衣位在六品列紆銀衣緋不為不重矣由祖宗積德百有餘年歷三朝子孫文武衣冠相繼不為不榮矣以埜耕號恬淡之意可素書云樂莫樂於知足鎮撫公有之昔曹彬征蜀不事殺伐凱旋舟中無他物惟圖書而已後三子皆領旄鉞若夫後之雲來思祖宗積德文武忠厚食禄累朝加之以謹慎勉之以問學將見謝氏顯榮未易量也鎮撫公與予交非一日好也徵文與予聞

其言而喜之故並及之

晝錦堂記

瀛川處士章運之重建晝錦堂成處士之世孫寧國路同知麒卿予表兄也屬予文記曰按章氏家譜運之宋平章事郇國文簡公後錢塘伯之孫也文簡公居浦城作晝錦堂於縣南峯刻仁宗賜詩凡子孫登科仕宦者鐫名於此南渡時倉部員外郎遷昌化亦多顯者雄主徽州婺源簿檁通議大夫樉主信州玉山簿樵知處州

鑑通奉大夫爵錢塘伯鑄福建路轉運使淳淮東幹官祖康軍諮祭酒祖卲知浦江縣傾之桐陵縣主簿運之從仕郎運之始遷瀛川乃大其閭閻以奉先祀則仍取郇國故居之名牓諸廳事所謂禮不忘其本示後世猶有考焉耳瀛川狀若祥雲捧月七星為案瀛巖北藏屏南嶂峙龍川左遶瀛源右旋東南山水委靈輸秀至是而極章氏居之陟降之際上念祖德毋或不虔史稱文簡為人莊重深厚持守法度在中書八年宗黨親戚一

切抑而不進建邦啟土今百幾十年運之值兵戈倥偬救死不贍之餘乃能表揚之天殆將復興章氏乎寧國令以武功顯爵秩益未艾也消息之機存乎天興廢之道存乎人天固未嘗以其消而不息人亦何能以其廢而不興苟以其終之不能不廢也遂輟而不興焉是夜不不必有晝而天之貞也亦不必復為元矣君子於此亦惟順天道之消息以盡力於人事之所當為者耳文簡公詩書之傳輔相之業其可復者蓋不止於一堂而已逆

之積而未施施而未竟寧國當詒子孫圖復其大者遠者以不忝所生則庶幾於此堂為無負也

重建翠眉亭記

邑之西兩山如嫵横列左右着眉黛然故名亭翠眉歲月邈不可考宋元豊末潁濱蘇文定公宰斯邑登斯亭思其故鄉日吟嘯其上甫半載被召留題三十六韻而亭之名益彰凡觀遊者即茲以為勝今二百餘載旁有觀曰雲臺亭惟觀是依至正壬辰烽火四起邑之室廬

皆燬觀與亭雖廢景物猶有可觀者迨甲午道士王椿
永遷觀於邑之北遺其故基無復議建者丁酉秋事變
八月江淮知府理侯至肇理邑事會政繁斂擾越明年
流逋甫歸賦平事簡乃舉墜興廢侯慨然曰昔之翠眉
不知作於何人頹瀕至而名乃彰豈非地以人而勝與
雖世殊事異昔賢過化登覽之地詎可湮沒耶復議再
構遂卜幽擇勝得地於觀東山川獻奇闤闠下瞰謂無
如横列者昔賢登覽之意可以復繼於是乃垣乃墉載

塗墍工既告訖民樂以嬉亭成為堂三楹於其後扁曰溪山一覽祠文定公於其間以邑大夫賢者配歲時缺祀事遂買田以畝計者二十有奇租之入以石計者亦二十有奇命椿永掌之以充其費且俾貯其餘為葺亭之餘俟之圖存為悠久計者用心亦厪矣然則亭之勝視昔為侈乎梓橦峙其左鞏山聳其右烟巒霧岫隱見太虛溪流泂洑清澈無底倚闌縱目神馳思爽若與造物者同遊乎寥廓或曰亭可遷而景不可移是大不

然尚不遷斯亭則名與景俱湮没無聞矣若乃琴堂事畢封篆退署使客不來邊亭罷武與客觴於兹悠然而思惕然而憂曰方今兵革未息民懷呻吟愁痛之聲吾儕何幸竊半日之樂盍思夫轉呻吟於歡笑化愁苦為泰和此侯愛民之意人有弗及者昔柳柳州為零陵令辟存義記三亭謂邑有遊觀亦為政之具今遷居構亭繼前賢將墜之迹果為政之具與復立屋買田以供祀事揭三十六韻於楣殆過於辟矣地以人勝豈專美於

前人侯名思明字天章號曰徹恩高昌人

文會亭記

文公先生祠成後餘隟地復構小亭一間息焉以資講肄遊焉以舒情思不雕不飾去浮靡而儉素是尚瓦代以汰示簡樸也岸累以石期弗崩也中窪而為池沼清漣也詩進畜魚取濂溪所愛而兼飛躍之義也縣治相望政教接也絃歌琅琅羣英集也四牕玲瓏景豁如也賢侯至止勵進修也扁曰文會本諸聖經也禮讓進退

非所以事遊觀尚燕樂也葢將隆師友博經籍切磋琢磨日求乎進益而登斯堂講明斯道仰瞻貌像則思學為聖賢者所學何事退而憩斯亭融仁義於方寸視利祿於土苴與造化遊與萬物一然後於扁之意得矣苟規規於言語文字間而下究夫所以然吾於二三子不取雖然其始未有亭也斯亭之構自歐侯始故為文以志之

明理軒記

理一而已矣貫萬事通萬物根於人心之固有合乎天道之自然一本萬殊萬殊一本莫非此理雖然理豈易言哉欲明此理非博學審問慎思不可也六經昭如日月統此理也聖賢千言萬語明此理也是故曰天曰地指形氣而言曰性曰命是得形氣之靈者皆從理中來有此理然後有此事與物葢理之初也無始終無內外無小大精粗無聲色之可求無形迹之可喻理已具因事而後著焉明與不明存乎人耳易之六十四卦書之

九疇中庸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明乎此始可與言理矣指一事一物而曰理止於是豈理哉里人許子仁予之表弟也性聰明識道理築室於郭山之陽扁其軒曰明理讀書其間又心於地理之術予懼夫泥於術也乃為記其軒如此云

小盤谷記

予嘗謂山水之勝待人而重暈山之陰村曰小谷去邑治僅五十里許其山陂陁蜿蜒起伏環繞程氏世居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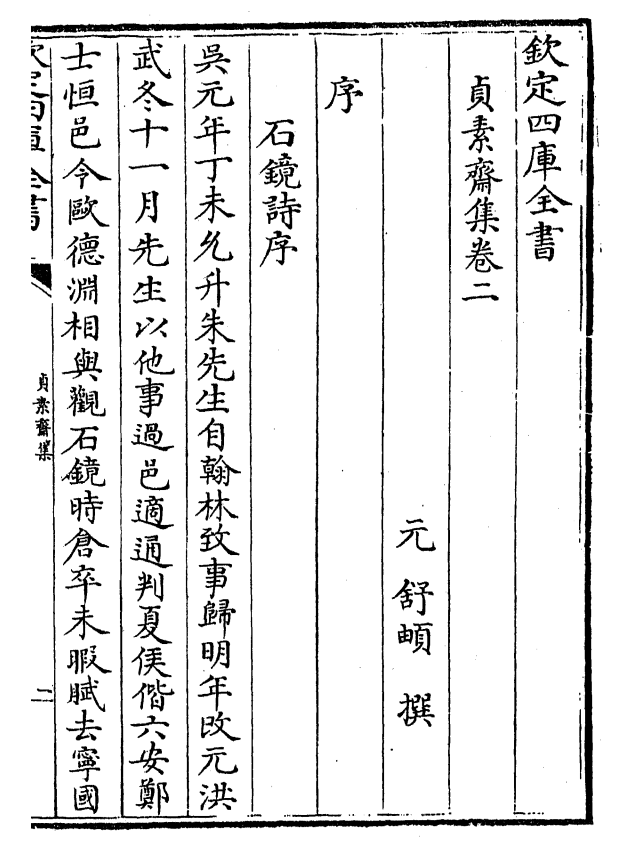
間為望族履善之伯父曰無方業岐黄術活人惟恐後其泉出山下滮滮廻庭除鳴清潔可濯慕唐李愿所居更名曰小盤谷辱徵予文昌黎公序盤谷之勝狀隱顯之迹詳且盡矣歐陽公謂唐無文章惟有昌黎序盤谷一篇詎庸其間再一轉語覺我形穢不思之甚與然履善請之懃懃焉敢默然弗以慰所請哉予嘗謂山水之勝待人而重小盤谷之記宜屬之何人今夫峯巒聳秀峭拔崷崪飛舞若龍鳳馳騖若騏驥曲如弓折如規秋

氣含爽夕陰凝碧不可悉名山之勝也至於淵澄潔清渟滀洄洑風行而紋縠生月朗而奩鑑揭茲水之勝也猶有可狀者焉及乎春雨初霽奔川赴澗如長虹掛空如玉龍噴雪如鳴琴如濺珠涓涓不息汩汩不竭茲又勝之奇者也迨夫川上之遊與夫必觀其瀾斯道體存焉未易概論吾意夫履善處承平之時習紈綺之麗友朋相過詩酒殆無虛日山水之慕志恐未堅也嗚呼天道無知惜與伯道同一嘅履善笑曰陶潛五子昧文翰

而鑒休風任昉四男懵經術而替家業有之與無曠達之士所不論予與予託姻好知之深何其寫予心事之真耶谷之稱非予文其何以名遂記之敢復為之歌曰谷之曲子其卜築谷之夷浚以清池谷之曠草木茂暢谷之深窈而悄悄盤乎磅礡烟霞漠漠巨石平削列乎仙着嗟谷之樂兮親戚故舊日徜徉其間兮曰詩與酒醉則譁兮日月扃牖笑且歌兮入無何有何蘇斯之不平兮森門楣而擢秀意造物之眷眷兮俾金石而為壽

峩佳城之伊邇兮龍虎左右俯仰無作兮視富貴如蒼
狗亘千百祀兮斯文不朽

貞素齋集卷一



貞素齋集卷二

元 舒頔 撰

序

石鏡詩序

吳元年丁未幺升朱先生自翰林致事歸明年改元洪武冬十一月先生以他事過邑適通判夏侯偕六安鄭士恒邑令歐德淵相與觀石鏡時倉卒未暇賦去寧國

以此詩寄頓代書之庚戌十二月先生以疾不起余屢欲書而寺僅創茅一間塗塈未完而欲題無處遂命悟上人製此帙僭為序其端復搜訪前後名士大夫題詠附於帙以便觀覽夫名山水待人而增重若峴山之墮淚采石之蛾眉良以是與嚮使主寺者好事則詩不既多乎兵燹零落難復記存僅得一二附於後豈惟增重於兹山亦不失信於友朋之一端也

送戴山長之清忠書院序

清忠書院者不知為何人而設也曰清曰忠表而出之
概可見其為人矣聖門三千之中未嘗以是輕許人今
書院在松江華亭夫松江為浙右名府其間多名人仙
子居之若鴻漸令威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吾友戴君仲
庸受紫微垣檄俾職山長夫山長職專而事一無牽制
之患仲庸負跌宕不羈之才蚤歲浪遊湖海間所過王
公大人皆朝廷重臣為一時知已交今翰林承旨楚里
公其故人也昔居浙東帥閫仲庸過訪公常舉為右職

耻而不就又十餘年公復以茂才舉始遂初志仲庸常曰短裾窄袖從事於鞍馬間君子不為也嗟夫故人以貴顯之重名位之隆猶眷眷不忘於布衣久屈之士其交情為何如且今之為教官者其途有二科舉茂才而已然而坐明倫堂工與諸生講論斯道周旋禮樂者吾未見其人若仲庸之才之德實稱斯舉慶吾道之得人也雖然非翰林公之知人莫克斯舉非丞相之知翰林公之用人莫遂所願是則二公相須而成吾仲庸也仲

庸詎敢怠厥事以負二公之心哉南風其熏緑綺再鼓士友喜曰可以出而仕矣於是舒子引觴而告曰君去雲間與諸生講暇為我訪諸華表復有昔時學仙者乎他日歸也茶經肯惠予否清忠本末無忘見示仲庸亦喜而辭曰敬受命

石印詩序

皡嘗謂物之瑞往往時與人相應時之應大而人之應專氣之相感類之相符有固然者一日父老告於予曰

邑南七里潭曰油潭石曰石印汨沒沙磧泥滓中有年矣春大雨泥沙四淨石乃獻奇斯何祥也頓撫然曰斯所謂人之應哉縣令理侯開治之始廉明剛正幾七閱月民安於政教則瑞之應殆謂斯也間以語侯侯怪而問焉乃率父老集邑之士及載酒餼披荆榛剪蕪穢盤旋於途紆廻於溪策馬即石而觀焉狀若蹲虎小石錯愕若積若累四虛中隙屹立於溪溪水清香環繞洄洑林木蓊鬱豐草茸蔚於是坐而觀愕然相顧而歎息曰

郡志載石印令廳乃見否則隱前之見崔正吉為令徽黄門舍人其次蘇子由擢侍郎又其次張仲紀拜中書右轄今之見於我理侯不尤有徵哉惜出非其時未見天下太平耳是日也風日清美二麥告成侯與士友合飲罄歡以歸喜其瑞而慶侯之廳也各賦詩紀其事侯名答里麻識理字天章高昌人

溪山環秀序

黄氏友仁好修士為弟子師市居性不愛喧閙擇夫幽

僻東溪之上築一室以聚其徒扁曰溪山環秀事親樂道起居與適一日袖卷過余請文以張之予謂天地之秀或胚胎於溪山之間而山川之秀鍾而為人人稟其秀為萬物之靈具衆理應萬事溪山之秀固以盡得之矣余謂友仁坐一室得溪山之秀朝吟暮誦莫若得人之秀為佳拔其尤者而授之以三墳五典道之以禮樂刑政幼而學之為一邑之秀壯而行之秀當甲於天下豈特一室專夫秀哉然則秀之義亦大矣予之得夫天天

地之秀者如是所以期夫友仁者亦如是友仁學不厭而行有恒必有得也書以勉之

朱萬戶勦寇序

處大事立大功昭昭於時不屈不撓為生民除禍為國家宣力非其謀謨忠義素蘊積於胸中不汩於物欲者不可也今守禦績邑克用朱侯文武兼濟優才德而長政事為時傑然者至正乙未冬寇復據黟私窺我大藩侯總兵嚴陵沂淳安駐札於威平常窺寇多寡時兵不

湍千計乃出奇待士卒以信其進也以詐兵書云兵不厭詐侯得是法故屢出屢中丙申四月新安克之寇大敗直抵休陽及黟斬首數千級其用武也不在周曾下丞相嘉之陞萬夫長守績鄉有章清者險惡販夫集寇黨未潰侯黙察狀並其從厠六人即擒而戮諸市民不驚而餘惡皆潰民乃歌曰侯來守邑咸蒙其德率衆歸寧首為殺賊先總兵威平民有姚壽四者一園丁耳有膂力因捕寇獲微功府設建德簿乃陰與寇通侯覺鞫

訊情實戮其黨二十一人由是兵大進雖然侯平昔立心處事往往若是嗟夫忠義可以貫日月可以動天地可以破山岳可以感鬼神彼區區服夫園丁欺心罔上務虐民以肥其家忠義詎可欺耶予嘗讀唐史見處存義還武義節度使每病國難未夷語輙流涕軍中多處存義愈為之用素善李克用遣使諭士共平京師王鐸差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義為第一收城破賊李克用為第一今覲侯之功業兼二子誠有為於當時者初

侯侍今上皇帝出入禁闥十有餘年忠義之氣凜不可犯授金符爵土錫翼徽泰千夫長當四方無事則橫槊賦詩雅歌投壺有古名將風其進兵也隊伍綦布乘其虛出其不測計其必勝則勝也果是皆忠義所至不汩於物欲故也噫我國家得如侯百輩分布天下何寇之不可去何禍之不可除耶吾儕小子目擊乃事庸是緝為菲辭俾民誦之無忘他日必有史官書之以昭侯忠義對揚天子休命

胡氏族譜序

予過龍山之陽岸幘臨風而歎曰昔之彬彬衣冠故老今無一人焉昔之渠渠華屋甲第今皆荊棘焉昔之朗朗絃誦聲振林木今何寥闃焉感慨疇昔恍然一夢忽內弟之姪𤓰手執家譜一通甚鉅懇欵甚勤禮貌甚莊進而告曰先生讀書著文名聲昭昭湖海間敢請一言以華吾宗予辭不敢按譜胡氏始自青州濮陽縣板橋村意其東晉渡江時也常侍公不書名爵亦當時侍從

之官歲久而湮沒與遷於績之龍山為始祖為著姓子孫蕃衍充實迨今二十二世矣宋之興衣冠之士登仕版者班班可考元之盛耕讀不輟見稱於時而家益豐至正壬辰天下大亂詩書之澤蕩然幾無遺類矣嗚呼豈謂吾内姓尚存斯譜耶得見諸老於譜系間斯幸矣衣冠之族禮儀之風後之子孫茍能振起繼其先世斯可矣予觀潯陽陳氏自唐迄宋至於元朝累旌表其家凡二十餘世猶同居共爨及聞浦江鄭氏今亦十五六

世未嘗分異讀書嚴謹有家法昔人云就其如舜者去其不如舜者余老矣於胡氏尚有望焉

羣英詩會序

詩之不興也久矣自三百篇以下漢魏李唐諸大家各以詩鳴時迨夫宋其聲寖微及我元之興也其音大而跨乎漢而超乎魏軼乎李唐之上猗歟盛哉傳曰詩言志又云詩可以興鯉趨而過庭則曰學詩乎然則詩其可不興乎興於詩禮斯立矣吾鄉諸友遭羣凶擾竊之

餘而復形諸咏歌發其鏗鏘之音宣其湮鬱之氣和其性情之美或登高臨深或良辰美景或悲憂愉逸一於詩是寄詩其將興乎然而詩之義有六比興賦風雅頌是已詩之格有四清奇古怪是已此舉其大畧耳予謂詩之病亦有六澁晦俗陋淺腐是已而詩之要有二圓活工緻是已噫詩豈易言哉舍是數者而欲組織為工雕琢為奇吾未見其可也自今厥後凡詠物工於律他無所拘詩成繕寫成編請延先達以考其工拙諸友當勇

進一頭地雖未敢與漢唐李魏齊驅並駕亦不在衆人下矣因目其編曰羣英詩會夫誰曰不可

夏守謙詩集序

詩始於三百十一篇孔子刪而正之所以示政教觀民風世降俗偷去古益遠而詩之義不明世之學詩者以組織為工以綺麗為美相矜奇尚異而詩之意益昧夫詩豈易言哉晉魏以降音律猶有可觀迨李唐家體有盛晚之殊舍杜陵奚取焉近代有所謂臺閣山林江湖

之詩然臺閣諸老有非唐人所可及者如予所識金陵夏君守謙温然有容蔚然有文遭亂之世挈家西東如風木之翼燕山李君彦高相友善出處與俱會予山中出示平昔倡和詩一帙有和平冲澹之意無組織綺麗之獘處流離顛沛之中凡窮愁哀怨艱難險阻一於詩是寄其勤於用心亦杜陵之意與後之觀民風務政教者必有采於兹三復是編敬書以復

松桂山房序

夫松産於穹巖幽壑上干雲霄下蔽巨澗凌風霜雹雪

霆不以肥瘠而易其色不以寒暑而斲其節類士之有

守與古桂託根蟾窟影拂列宿雪霜不得侵雨露不藉

潤婆娑低昂與夫太陰者相為明晦類士之高邁與二

者物之堅貞勁直故有道之士於斯有取焉星源方君

彥默介乃行厲乃操飄飄然有凌雲之志結屋於棠谷

先府君之別墅扁曰松桂山房耕讀自適志存養母蓋

敦尚古道寄松桂以逃名者今太守閻公儀以隱士薦

申於禮部出故山汎大江遊乎舊都觀鍾陵王氣覽天下豪傑士區區升斗焉能為君浼哉昔太史公周遊四方歴覽山川風土人物不如是不足以發其隱幽洩其情思則向所謂堅貞勁直終閟而不揚唐韋微表為御史嘗云一班一級不見滋味將為菊松主人無愧元亮君往哉歸而孝養之志不移余亦曰無愧松桂也進退之際惟君審處

時賢詠物詩序

作詩固難詠物為尤難意貴乎含蓄事貴乎隱栝妥貼迫乎不蹈襲不塵俗不堆積斯為善矣而又欲句圓而意新格高而語壯如斯數者可與言詩矣然非才兼識備氣局過人者莫能造此友人遯齋余君暇日選名公大夫士善於狀物隱栝妥貼者凡三百餘首題曰時賢詠物皆縝密而工緻且無半點塵俗搜羅裒集芟蕪剔蠹其用心勤且公矣似非老手安能如是矧後生晚進螢牕雪案之餘誠能用心於此隱栝含蓄發鏗鏘於金

石變塵腐為清新將不在人後矣若夫寛閒寂寞更倡迭和或洩其奇怪或吐其精嚴謂非是編之功吾不信也予愛其選之精集之廣故序其端為詩家楷式

林泉歸隱後序

悅中王君與余同年月先於予亦以肩隨之叅歲同筆硯比長悅中試吏於宣予以非才去南紀結知公卿大夫校士職冷工秋浦之南徐遊天台不相見者輒一二十年壬辰世變後十有三年避逅郡城一見予薄德以

氣自負時悅中典休陽邑幕又十年會於萬山堂年各
七十矣髭鬢皓然恍若隔世且悲且喜不圖為世用世
亦非我用矣握手出肺肝語未竟復示以詩卷乃休陽
秩滿時士友繪林泉歸隱圖賦詩以贈以筆其旋也序
與詩皆能道其實而辭益壯予曰噫夫士而隱見稱於
後世淵明是也乃知時者隱而仕見誚北山周顒是也
此乃不知時者隱而仕名亦不起若李勃魏野之徒今
未見其人雖然典幕徵職也掌六曹案牘其輕重出入

可否當書決從典幕始其職不為不重予與悅中出處雖不同蒼顏白髮與夫心事未始少異茲退處林泉日抱孫娱嬉以琴書自適以玩夫世之攘攘其樂殆過於予予曰克禮辟府吏予雖未覿面聞其人溫然有儀知其為善君子也嗟夫世之享厚祿居大官貿貿焉據高位而不知退罔知民恤辱身喪家豈不大有惡於我悅中哉悅中居有司以清素自持家無餘貲人多賢之先大父曰本脩先生世居嚴陵嘗典教郡庠因家焉然則

一丘一壑予他日叩山靈豈容專美悦中一笑

漫遊子序

浙江之東有閩人焉緼籍如王右軍吟咏若謝靈運文章似陸士衡幼讀書有大智嘗語人曰大丈夫生斯世當週遊天下歴覽山川人物與夫靈異古迹遐壤幽怪驚心悦目莫不悉覯畢覩然後貫穿事物之理融會天人之趣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是故不登泰華不知夫高且尊焉不涉江海不知夫深且險焉不跡夫通都大

邑不知華侈而繁盛焉不履夫燕趙齊魯楚魏之郊不知夫士之廣生殖之繁焉夫如是生斯世也奚負所謂聞人吾郡通判劉侯昭父其人也號漫遊子讀書三十年天子即位之明年邦國以理干羽以陳於是朝廷以明經選士侯首膺是選擢忻州同知夫仕祿在行其道爾行其道所以行其志也今居一官守一職幾敗乃事者何可勝數若侯之緼籍吟咏可肩王謝而文章政事殆過之况居鄉禹穴一舉而歷覽燕趙之墟涉黄河觀泰

華以攄其素志亦大矣夫漫遊殆非虛語侯爲人抗直而不阿政明而能斷有詩數十卷清潤可捌將行於世云

雲臺觀燕集序

昔人稱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是謂四美余謂景之美者莫如秋花之美者莫如菊夫秋氣最清花得氣之清所以爲尤美也春夏之花衆人所愛淵明愛菊亦愛其氣之清者與予家舊藏菊譜凡三百餘種今所見者百中

一二耳世經離亂人家所植雖一二亦罕有況好事者不多見重予一嘅雲臺道士王虛中植菊二十餘本誠罕有僅見者至九日菊次第開風僝雨僽弗獲往觀邑大夫許君由衷嘗慕觀焉屬以事亦弗果越十又六日天氣晴朗道士過予曰花既開不可不一觀許君造焉予與之俱花之大而奇者曰醉楊妃猩猩紅曰錦雲紅御袍黃玉版白之類繽紛錯雜亭亭挺立若午天之雲若宮機之錦炫燿絢目不可悉名狀少焉肴核既陳醆

筝序行流而驪驪而賦則一時清興似不減於龍山子曰噫花之愛豈淵明所獨哉淵明遭叔世知晉室之不可支知祿仕之不可久在官八十二日假督郵而去賦歸去來以自況其高蹈清絕千載之下一人而已觀其詩冲澹雅潔貧出塵表固自成一家雖沈劉鮑謝未易窺其籓籬嗟夫花非異於昔也時有遷變而人品獨殊耳今有人焉雅潔如之冲澹如之嗌視利祿亦如之何古人之不若耶然則所謂四美百年之內幾度相逢如

淵明者又幾何人今辰獲陪邑大夫與諸公會燕而樂樂而能賦玆非幸與預燕者邑校方彦默府史何仲明序之者邑人舒頔也

贈星者房景星序

天地閉固霜風慘悽有客竦肩揚袂謁余衡門長揖而進曰某家淮南崇明郡房姓景星字乃陰陽家者流祖父自來今流數世於星也發躔度之妙於數也闡河洛之秘於五行也而徐子平之玄旨尤究心焉凡來問吉

凶禍福一皆奇中以是名湖海間士大夫以是加敬焉
予聞而偉之進而告之曰夫自伏羲畫八卦而吉凶生
焉大撓造甲子而五行著焉隷首作算數而禍福生焉
厥後紛紜雜說不可勝數漢司馬季主卜於長安宋忠
賈誼遊於肆辨論天地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武帝
聚會占家問之某月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
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
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辯論不決帝令避死忌以

五行為主今總而名曰五行五行之說自此始景星妙年家傳有自矧慕季主之論參諸家之祕究河洛之旨於術也奚但若斯而已耶太史志而著之故非淺能小數之可及也抑不知今之辯論者有如宋忠賈誼者乎祖父之術抑嘗造其微乎俟予暇日相與講明之姑以是復之

送旌德縣達嚕噶齊赫斯公秩滿序

旌德屬宣古邑也居萬山中去郡幾二百里土磽民殷

昔稱易治凡監兹邑者率皆國族與夫色目㢘慎有才之人至正癸巳秋令西夏赫斯公來為邑長下車初遭時多難甲胄未嘗去體一食之頃戰兢是持日思夫靖安之道而未得迨甲午冬欽承詔旨差稅更免三年惠至渥也而四方未寧兵革不息供給之繁科斂之重尤甚於昔明年和買軍需公惻然念民之窮困乃杜姦倖縮浮費俾富實之家蓄笴幹筋角皮革之屬供給其用而貧者不與焉守禦闕隘則召募好義之士招集壯丁

若沙城若上涇動以萬計府委督是役秋毫無犯由是寇不入境民賴以安凡訟於庭者辨其曲直審其是非彼欺於心誑於官者辭窮色厲則責以罪而戒夫衆以警夫將來彼或當罪限信符以攝之吏胥弗獲肆其奸於是庭無留訟民亦莫敢輕犯乙未秋八月郡失守公獨守縣治與民約曰寇至誓死戰背順者誅民咸畏之總兵者聞公宣力遂陞為本路治中夫治中古之别駕也職居佐貳與太守可否行事其職亦不為不重以監

邑而陛別駕民社之寄何如耶漢龔遂爲渤海太守宣帝召見謂遂曰渤海廢亂卿何以息盜遂曰海瀕遐遠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弄兵於潢池中公之治邑愛民如子去而民思之不忘郡失守而公堅志不退彼聞風而遁者寧不少愧令秩滿北旋行將羽儀於天朝也其盜賊之未息生民之窮困上召見之將如遂對乎民日望之相期於又安也

贈江真卿遷調序

霜風沍寒萬木帚立予方憂時多艱幽思退處友人江
君真卿翩翩而來飄飄其裾灑灑其神過予衡門之下
為之言曰某吏玆邑遭時多事凡軍需供給訟牒追會
與夫工役之繁科斂之重出於民奉於官官不知勞民
無愁嘆之聲則吏之責殆盡然而猶復兢業自持惟恐
怠厥事以辱厥志今將逾考而告遷願請一言以壯之
予進而語之曰令之位郎官祿二千石皆吏也豈特夫
司縣而已哉視其循酷何如爾然續溪小邑也真卿才

用磊落挾簿書佐邑長令剸繁理劇若庖丁解牛遇肯
綮而後止耳予昔浪遊金陵錢唐諸大邑友夫名公鉅
卿究其所歴或門閥或以貴冑或起身司縣間求平公
無私惟法是守者千百中一二人焉以貨敗績逦事毒
於民以矯一時者何可勝紀今聖天子大一統而以御
天下若臺若省靡間南北登俊傑於樞要擢賢良於顯
途可謂盛矣然而人才未盡見設施法度未盡見公正
豈守職奉法者未盡致理與抑人才未盡舉用與何時

事之多艱也貞卿年妙而質美多才而風流自縣而州由州而郡上而臺省何適而不可貞卿慎之勉之以副予相期之意系以詩曰車書混一垂百年東南人物還翩翩邇來臺省體聖意置諸清要能多賢大才或遺小才棄公道一出靡後先勿謂州縣徒勞爾由階而升孰非然公廉慎慤勤佩服雲路萬里蚤着鞭人生適意在富貴名譽留與身後傳寒風刮面雪滿天有術安得寧戈鋋相期德業宜勉旃丈夫立志當彌堅

贈卜筮畢斗南序

海寧畢斗南性質直尚友誼以卜筮鳴於時凡占吉凶禍福者踵其門如市驗人休咎如執左券毫髮不差抑何神耶晉隗炤善卜易臨終語其妻曰五年後有詔使姓龔者至俾著而得金後果如其言斗南之卜將如炤乎抑亦通易之玄而預知吉凶乎又能通變使人不犯其凶乎門如市談者夸焉宜哉由是家益饒有雙溪讀易齋予為作篆時焚香默坐玩其辭窺陰陽消長之理

斷其占知吉凶禍福之機亦善矣夫予聞嚴君平賣卜成都日止百錢自足下簾讀老子將無同乎斗南發一笑

送楊子成歸錢塘序

錢塘為東南大都會湖山之勝槩闤闠之靡侈島嶼外國珍奇詭異之物莫不於是焉集可謂甲於天下矣然而習俗之巧而儇亦非他處所可及者予昔謁選薇垣客開元宮與客泛舟湖上過南高峯訪前朝遺跡俯江

樓觀海門潮勢亦天下一奇見齊衰者未嘗不傷悼而嗟嘆之及歸復睹其盛飾庖饌嬉笑如尋常人噫習俗之僇抑至斯耶五代之風尚流於今耶晉阮籍負才放曠居重哀廢禮何曾責之雖然干戈擾攘後足跡不至者今亦廿載餘不有變而復於古者乎余耄杜門謝世事忽沈良卿告予曰吾友楊迪丁父艱將歸錢塘予因有感而道焉不知錢塘習俗猶如昔乎侈靡之猶如昔乎予不得而知也子成丰姿爽澤吏績邑不幸以父憂

去將不蹈陋俗襲頹風混於衆耶今聖主方以孝治天下歸而訪諸父老其以余言為然否遂書以為送行序

送胡兼善之南京聽調序

郭山為乳水之雄諸山之宗見於郡志其山聳拔崚嶮支分天目源滙於錢塘其扶輿清淑之氣又皆蜿蜒融結鍾而為人由是英俊整潔之才多出其間乃自世經喪亂陵谷變遷向之喬木故家詩書遺澤悉陵替荒落至子孫無遺類者有之嗚呼扶輿清淑之氣理自可恒

孰知夫世運之變有時而息者與若吾鄉胡生兼善禀清淑之氣英偉整潔況為人磊落不羈自幼好學美資質聰敏有度量俾其得良師友相與琢磨洗滌以薰其善其進未易量也由此觀之生息之理殆未可窮詰矣予觀其人豈久汩沉於司縣者哉五年吏部符下凡歷郡邑俸日月滿悉以名上聽調於四方明年春時雨乍霽寒風轉和於是同列者咸戒行李出乎北門昔同遊者觴以餞之予乃酌以酒而祝之曰生去京師其尚書

侍郎皆負才德著聞望為天子所推重言貌之際惟謹再祝曰處朋友毋以自放毋倨容毋狂以忿其非毋以便安為身謀三祝曰處公事如家勿私於其人以汙其身以辱其親勿以毋而喪厥志是行也㝷知其必有合矣生復奉觴謝曰願從先生是訓朝夕服膺以毋忘是戒

戴氏族譜序

余讀孔子世家知聖人出於宋其祖弗父何及正考父

佐戴武宣公知戴氏自宋出時與聖人同夫聖人以仁義道德之說遊齊魯楚衛之郊時君不能用退而修詩書禮樂天下後世則之戴之族或顯或隱散處四方而名彰彰在人耳目夫豈偶然哉今以績溪言之自前山忠公而來有曰愷者宋紹興三年授承信郎監壽春府酒稅六年除保義郎權僉書忠正軍節度七年調成忠節度權通判壽春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九年遷武略大夫轉武顯大夫有曰泳者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同

將重珍榜授修職郎主饒州浮梁簿厥後支分派衍子姓日繁徙於饒於婺於旌德於涇縣於休寧於婺源者皆是也或因時而變遷或隨寓而占籍其源盎於績溪之新榮鄉前山里猗歟盛哉曰六一公諱璚字玉甫頔之外祖父也頔髫稚時聞外祖云吾族居績溪清白相承詩禮之聲弗墜時家雖甚殷外祖守儒素厭紛華而博學尚友好接賔客喜談論凡聞望重於時者過自鄉里未嘗不延接燼以禮壽八十有三譜之首序平章鄉

林庶公榮祿所作次德建錄事俞晫元明所述其他則
未暇記也壬辰世變舊譜不存而所抄亦為丙丁所奪
尚能記憶大畧嗚呼外祖用心於譜系可謂謹矣夫譜
者不過記宗派之親疎別支流之遠近然自吾祖以來
至於吾身推之一氣相傳則何親疎遠近之有讀蘇老
泉族譜序可以感發興起後之子孫思先世之貽謀繼
古人之芳躅比其富且貴焉無媿也貧且賤焉無愧也
亢宗保族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十五世孫曰元達

攜譜徵予文予於戴為外家禮有緦麻之親重其族繁衍而昌大因述所聞於昔者緝而為序尚勸勉諸

章氏族譜序

君子修身必本於孝孝莫大於敬親自吾親推而至於高曾同此一氣下而及乎曾玄傳此一氣也傳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自高曾至於吾身幾世矣由吾身而及乎曾玄又不知幾世矣傳愈久支愈遠厥宗紀系此家譜所由作也爰自壬辰兵戈騷擾譜之存者有

幾予每思至此太息不已適表姪章子明袖出家譜一編丐予弁首簡其容貌甚恭其禮意甚勤其懇請甚確顧予耄且悖筆硯廢已久然子明之祖母予從姑也義不容辭案章之先齊太公支孫封鄣其後以國為氏云去邑為章子孫因之唐季康州刺史及居浦城五代間枝葉繁盛太傅仔鈞洎夫人練氏陰功碩德載培載植用昌厥後故慶歷名相嘉佑元魁彬彬輩出南渡時倉部員外郎遷昌化亦多顯者翊之子標樵詡之孫鑄鑑

皆相繼登第翃主徽州婺源簿憓主信州玉山簿樵知處州樵通議大夫鑑通奉大夫爵錢塘縣開國伯鑄福建轉運使淳淮東總領所幹辦官祖康平江府軍諮祭酒祖郃知浦江縣頎之桐陵縣主簿運之從仕郎運之徃來父凡官郵道過瀛愛其山水清勝因置田莊謂昌化為浙東最僻靜處有勢則易以興無人則難於守鋭志遷瀛川眞家焉且以信義結鄉人鄉人無老幼貴賤咸仰其為丞相苗裔指其居則曰丞相之第也指其墓

則曰此丞相家之墓也最為鄉人所尊重今幾世矣流風遺韻猶有存者豈非祖宗之積德有漸而致然歟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觀之章氏詎不信然耶雖然人稟天地之中以生賢不肖異類雖聖人亦末如何子明之父寧國路同知父麟公兄旌德尉子良皆學博行醇有古循吏風方將斂其為郡邑者施於家然則茲譜也豈徒作哉記曰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子明於家譜拳拳不忘迨知孝之本歟若

夫家世之興隆雲仍之顯達又在後之人所積何如勉爾子孫以副所期敬之哉

北門張氏族譜序

夫祖宗之為孫子計者有官爵則思榮其身而昌其家有恒産則思厚其積而豪其鄉此人心之所同無足怪者及其世代綿邈子孫蕃衍然後有賢愚貧賤富貴之殊萬有不齊此理之常亦無足怪者今有人焉思其祖宗之勤儉幸其家世之不墜纂其譜系續其支泒以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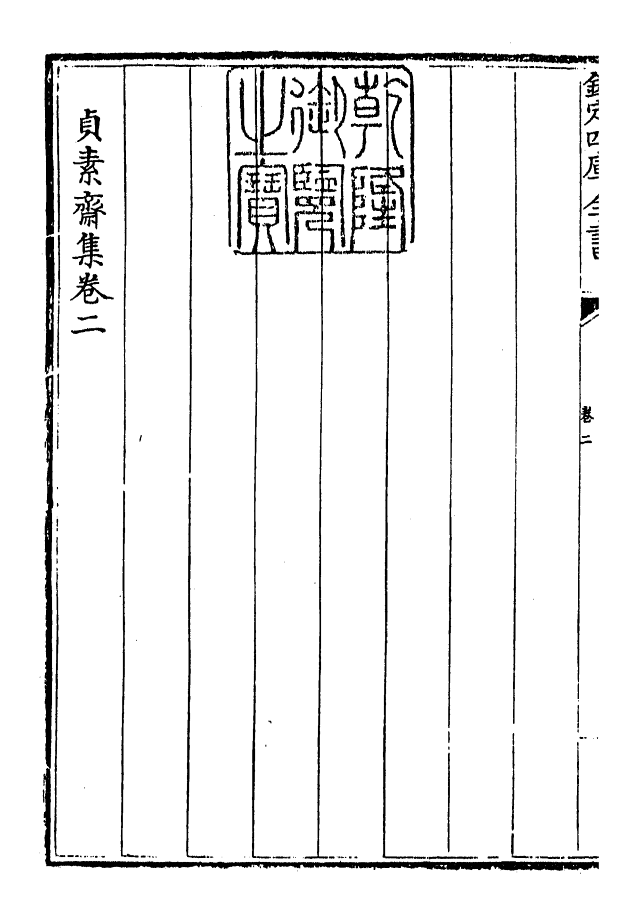
祖宗之心者曾幾何人一日婣友德成告余曰張先世由歙之左汉徙績令九世在目幾二百年矣至正壬辰大綱不振兵戈四起棄我室廬遯於巖谷詩書之澤幾厤先世譜系逸遺靡存玆欲重修則失其本末不能悉記欲他尋外宗則非本支的泒不敢妄為丘隴之所存瓜瓞之所繫年遠而支益蕃屢欲過左汉諸族是訪以徵所從來屬以事不果姑自九世祖始由所知者輯而為譜雖云闕略暫俾子孫知其大概族足其全某與先

生忝姻婭敢以序請辭弗獲按張氏黄帝第五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立祀弧星遂以為氏後世散處四方或榮或悴皆不可考一世祖和隱居讀書三世祖諱寘號拙翁宋授江東提刑韓寀宋登仕郎秘書省點教官四世世祖恢魁漕貢進士恬字安道元有天下版圖歸職方氏率民來歸攝本邑令轉鉛山建德二縣尹曰旂號方山習書廣德路文學五世祖騰光宋補太學生鏷字孟洪授江陰州文學教弟鏓字孟堅内則頔

之從姑也質而文皆深衣大帶表表為鄉里矜式德成之伯父諱滄字彥清叔父諱潤字彥溫棣萼聯芳魁梧有容儀皆厚積為鄉里仰諱濬字彥深德成之先君子也磊落不羈里有不平事輒往從是焉然則余於諸伯仲間忝異姓兄弟之好寧無言乎況為邑望族自先世來以儒業進者前後相望綿綿延延不絕如縷豈天降善於儒門如是其久且遠乎抑儒之業可以衰延後嗣衍而蕃耶及余所見亦四五世矣由喪亂後今又二十

餘年尚擾擾靡寧成德迺慨然思念祖宗餘緒恐久而失其傳也自一世祖始至於八九世凡墳墓之在某鄉某原某山某嚮及生沒之年月與夫或隱或仕悉書之若子若孫娶某氏聘某氏亦書之區分派別裒於一集俾後之雲仍粲然可觀德成之用心亦謹矣由左汉家乳水聚族一門屈指九世不為不遠詵詵繩繩不為不蕃張氏之族可謂盛矣嗟乎詩書一脉雖百世不可廢後之子孫思夫祖宗創業思貽祖宗令名秋霜春雨君

蒿悽愴之心寧不勃然有感思繼先世者乎斯可謂孝矣老泉云觀吾祖宗之譜孝敬之心油然而生韓魏公云謹家牒而不忘乎先塋者孝之大也唐張公藝同居合爨亦九世千載之下高其義宗家之事宜致思焉余耄矣張氏之門昌其家而榮其後天假之年容或見之讀余之序亦必有感發而興起者矣尚其勉旃



貞素齋集卷二